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穀梁古義疏序

西漢五經家學今惟春秋公羊穀梁尙存魏晉以來微言大義
晦習不章徒以文字異同爲左氏家參攷而已有清中葉公羊
學始大盛而穀梁猶微著書傳世者不逮十家皆未足厭學者
之意蓋公羊家之學江都繇露完書具存任城解詁又依胡母
生條例兩大師家法未亾故治之猶易穀梁則師說久湮惟有
范武子集解范氏以鄭君家法說春秋鑿柄旣多舊義益以汨
亂故治之尤難近人至以穀梁爲古文家偽造以埒於左氏者
良可喟也并研先生壯年專精穀梁之學所著古義疏數易稿
而始定根原王制溝通二傳存漢師之遺說刪范楊之野言較

清代補注釋例諸家偶乎過之昔阮伯元見孔搗約公羊通義歎爲孤經絕學孔氏書弗能稱是先生之於穀梁庶近之矣先生與先文學交最篤式誨少得侍教孤露以後先生時時過從訓誨有加旣爲先文學作家傳集序乃以此書舊刻疏惡命爲重刊剞劂甫竣而式誨忽遽橫逆先生復貽書當道遠勤將護今春方欲躡屩德門親謁杖履勿勿未果而先生赴至矣哲人云亾海內同悼矧託末契尤所痛心猶幸是書刊成足以慰先生於九京因亟印行之先生別有外編若干種惟起起廢疾釋范二書行世今埵刻於後他日當求禮堂遺稿盡刊布之俾西漢今文家幸存孤學得以益晒於世也壬申寒露後五日世姪

渭南嚴式誨識於成都賁園家塾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敘

穀梁氏之學子然而垂爲孤經也蓋二千餘年于茲自漢大司農高密鄭公起廢疾謂之近於孔子其爲卜子夏親授與否可不必疑然要其衷之於聖不甚相遠康成六藝論又曰穀梁善於經意必較公羊左氏爲優而聞見之確淵源之真夫固治春秋者之規矩矱楮焉而莫之能越者也東京而後漸成絕學尹更始等五家傳說久佚延及江左訾爲膚淺注者張靖程闡徐邈諸人寢以湮沒幸范氏集解厘存而采用何杜兩家難免鑿于師法楊士勳稱其上下多韋縱使兩解仍有僻謬信哉然楊自爲書抑又不逮外此如啖助陸淳宋之孫覺葉夢得蔡元定

輩雅知折中而皆未有成書以闡明之訖我

聖清經師輩出絕學于是乎復振凡穀梁經傳時有條釋其散

見者不一家而崇尚專家之學以溧水王氏芝藻爲倡春秋類義折衷

見四庫存目踵出者陳氏壽祺穀梁禮說李氏富孫穀梁異文釋許氏桂林穀

釋例侯氏康穀梁禮證柳氏興恩穀梁大義述鍾氏文烝穀梁補注陳之禮說未

經卒業餘皆有專刻惟柳氏之大義述彙萃尤備不意樸學如

季平者又能湛思孤詣承諸名宿之後時出已見冀有以集于

成烏虜吾惡知當世劬學之士復有風雨閉門覃研極精釐然

有當而竟不于昔賢相讓矣乎季平歸者來謁于都門述所撰

著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十易彙未爲定本今郵其敘例見示首

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參之王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范靡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圖外篇都爲五十卷別白謹嚴一無遺漏得其統宗庶乎鉅觀執聖人之權持羣說之平守漢師之法導來學之路不朽盛業其在斯乎昔董子有言春秋無達辭吾則未之信也努力訂成爭先快覩謬附起予竊自多己光緒癸巳八月同學友生錢唐張預謹敘於長沙使院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自敘

穀梁顯于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范氏覘其闕弱希幸竊據依坳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爲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辛巳中春痛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不競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癸未計偕都門舟車南北冥心潛索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于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藁重錄之戊子詮釋公羊繼有刪補庚寅纂述左氏癸巳讀禮多

暇取舊藁重加修訂雖在會通三傳而魯學家法不敢稍踰
又舊藁至今十年矣所說多不同非大有出入不悉削之以
存入門之迹經傳微奧鑽仰無窮俟有績得擬再修補博學
君子加之匡正所切禱焉癸巳三月朔井研廖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

穀梁先師章句微故著錄班志者魏晉猶有傳本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今志在復明漢學故專以舊說爲主至於范注聽其別行不敢本之爲說

左氏公羊與傳同說一經不須求異唯漢以後久已別行今既別解公羊左氏三傳各立門戶不取苟同務就本傳立說然義本相同後來誤解因致岐出者則必化其畛域以期宏通何氏公羊解詁與穀梁傳說多同傳文各古本互有詳畧非取二傳相推反不明著同者是爲推闡本傳不以膚引爲嫌今注間有與公羊左氏同者亦由本傳推得之非用二傳也若

傳中所存異說與公羊同者依義解之

春秋爲萬世立經公羊先師誤以爲救文從質爲一時之書與
本書經義不合今不取之至於三代之說皆後王三統之義
何君子注中多所引用今用其例於一定之中詳其通變之
法

陸氏釋文及本傳異文諸書所詳今不暇及至傳文字誤新所
考訂皆爲標識有所據改說見疏中至於訓詁人所易明者
不更贅及

春秋問辭弟子皆有所據然其据文本禮制文句并用何君以
下說春秋者引用經中文句而略于禮制一門多與傳意相

迺今注中据文半主禮制半主文句

三傳言禮制者每傳多各言一隅必須合考三家方成完說許鄭許爭皆失此旨今于三傳禮制異同處据參差互見諸例以說之務使彼此相發互文見義合于禮意爲主不敢輕事杵擊動成齟齬

三傳舊例多文異義同先師門戶過嚴彼此相激不惟不能求益于人白馬非馬主張太過反於本傳有損今于實不相通者立三傳異列表文異義同者立三傳同列表以統之

三傳事實末節細端間有差舛大事明文則無同異後人吹毛索瘢察及秋毫而不見與薪今將事實確有不同者別立三

傳異事表其他詳畧參差文實諸說可通者于注中詳之以見異者千百中之一二而同者固大且多也

注以王制爲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爲斷初以本師王制用單行中字班氏以下夾行小字因與經傳混改爲夾注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爲疏之以疏附注故與唐人注疏別行者體例稍異

王制爲春秋大傳千古沉翳不得其解以穀梁證之無有不合今作王制義證一卷以附經傳之後引經傳及師說注之以相印證

國語爲左氏作本孔子創作舊說附會事實而成爲經作傳所

謂賢爲聖譯也史記本紀世家又本春秋譜牒而作至左傳
史記說事解經與傳異者皆左所無本弟子推考而出其文
當全見左氏說微中非國語原文也今除說微舛異之外疏
中引用實事者以史記爲主左亦間用之

春秋二伯黜陟立八方伯七卒正存西京收南服以九州分中
外內四州國則早封之外四州國則漸引之夷狄在九州外
春秋小統不治要荒夷狄凡經所稱夷戎狄多有諱避而託
之舊說多以吳徐楚秦指爲眞夷狄者誤也楚爲南外四州
卽爲諸夏內諸夏外夷狄則夷狄屬要荒亦非眞夷狄也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事有本末前人已詳至於屬比殊未盡其

義張氏辨例編哀錄此例甚詳今悉取用而推本傳例以補之

董子治公羊禮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如制度及軍制黜陟之類是也又杜氏公子譜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說今亦用之

春秋新義不惟損益禮制名教綱常尤關統繫制度于一定之中以三統通其變至于禮義百世不變傳中禮制義理多本此意說之至傳義與經小別者于經下注明本意傳下則就傳義解之

六經取六合之義又如黃帝六相詩書禮樂爲四教法四時四

方易如天爲空文春秋如地爲實事舉孝經而實之是六經本一貫也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禮樂爲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

春秋改時制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從託之六經于時事無關人多不明此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條閒輯周制遺文軼事以見春秋改變之迹六經既定垂法百世後人不能再言改變矣

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攷博士之說本同一家固不別異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

春秋之作上考三王下俟百世大統之法多由此而推今立古

今二例上徵帝王六經下統諸史政治典禮悉考其沿流焉
六經疆域以明文言之詩言天道尙書言五服四海之外春秋
則但言九州且就九州分中外是小莫小於春秋王化由近
及遠由小推大故春秋爲六經之始基帝王之起點用算學語先
就九州推詳制度然後逐漸加增故漢人首重春秋以六經
之學春秋爲入門首功非先讀春秋不能讀他經也

春秋疆宇小惟小故於制度記錄詳且瀛海之外仍名九州鄒
衍由小推大則大統之法卽由春秋而出然則春秋如書家
之九宮法爲幼學初階老宿亦莫能外之者也

舊用東漢法於今古分割甚嚴壬辰以後化去今古之迹丁酉

以後乃著小大之分六經中分天下三大三小周禮歸入大統爲海外通典之所本故此本引用說一依小統周禮專言海外者一字不敢取用識者諒之

按凡例未刊之先已經數易其稿癸巳刊入羣經凡例者多字誤今畧爲補正又加四條於後爲丁酉以後續得之說但雖有此義不過詳於易詩二經中至於三傳舊條已成定本於此例殊少涉不敢因之而有移改焉己亥十月季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

并研

平學

宗澤補疏

春秋者魯史舊名孔子有德無位緝經立教上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下俟百世聖人六藝之道取法人天詩書禮樂教分四時以易主天以春秋主地以疆宇言之春秋就九州分中外尚書及禮瞽教迄于四海詩樂施于海外所謂六合之內也易專明天道兼及六合以外故大莫大于易小莫小于春秋以世代論之易無方體詩書並列各代年皆數千惟春秋乃一代專書年僅二百記世代甚少言方輿則甚狹專作一

經表章典制故春秋爲六藝之開宗治法之權輿由小推大由今推古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經成以授子夏子夏傳經卽著大傳發明大綱傳示學者卜商首受春秋故以氏其學此傳又先師授受因弟子發問而師引舊傳以答之與服問喪服傳同故傳中凡引傳曰者卽子夏舊傳是也今本爲江公所傳因其居魯與魯詩世稱魯學漢時穀梁有五家傳本各有異同故劉子所引傳文間爲今本所無皆別家佚文也穀梁魯學篤守師法公羊齊學間及大統然舊本一家大綱巨目莫不相同畧有變異皆爲小節國語本左氏傳事之文本以證明口受後來弟子掇事編年附以說微卽今

左傳是也形體雖分毛裏則一兄弟相尤外侮頻起獨抱一經其禍烈矣今則化其戈盾以收相濟之功別其係屬以專異宮之敬凡所不知敬俟來哲

隱公

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孔子作春秋據魯史文隱公魯君惠公子孝公孫事詳春秋譜

牒首

隱者春秋威麟而作歷世十

論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二年

二百四十天道終人事治也

乘楚

之構机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其

義則上竊取之矣夏五傳云由定哀以指隱桓則隱桓之

世遠

矣孔子覩麟而作春秋由近及遠撥亂反正先急後緩故

定哀

爲一家言莊及昭爲一國言隱桓爲天下言孟子曰天下

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謂是也文由隱桓始王法

由隱

桓終初治陪臣繼治大夫再治諸侯以返于天子天道數

終人

事已備再上難徵故終隱桓也

元年

十二諸侯年表隱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九年晉

鄂侯

二年宋穆公七年衛桓公十三年陳桓公二十三年

鄭莊公二十二年蔡宣侯二十八年楚武王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五年又序云余讀春秋譜牒云云是史公曾見春秋譜牒因據以爲說何氏解詁不言譜牒事實使筆削褒貶之意不明史公既據譜牒立說今故取年表世家以爲說焉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者五始也劉子云恭維五始之端在乎正己而已元年君始年諸侯君其封內踰

年卽位稱元也春者歲之始子丑寅三月爲春建子從周制也王正月者明王一統且以別於夏殷春在王上者以正月繫王以春統正月王不稱天者王猶周也三月有王正春也元年必有正月正君也劉子云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疏

五始者春秋緯云元爲氣之始春爲歲之始王爲受命之始正月爲年之始公卽位爲君國之始按元年言元餘以一

數春三月有王正月言正餘以一二數下三時不言王餘年不言公卽位皆謹始之意五者備爲五始也諸侯君其封內得踰年改元者白虎通德論云諸侯不能純臣于其封內得稱元也春者按夏以寅爲正則寅卯辰爲春周正建子時從而改則子丑寅爲春天謂于子故子得爲春王正月至夏殷也者按古者三正迭用夏正得天與時正並行故周禮云正月之吉者謂周

正云正歲者謂夏正也田獵祭祀用夏正下三月乃繫事明行
夏時也王承天者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是也王
不稱天至周也者春秋周不舉周以王爲號周地名嫌與諸侯
同故言王如王臣稱王人與諸侯上言國下言人者同如齊人
晉人知王謂周

雖無事

無事謂不言卽位

必舉正月

據餘年正月不繫事不書

謹始也

據卽位爲君之始劉

子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
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于尸極之前不俟踰年春秋踰年乃卽位稱公者以明一年
不二君之義如于前年言卽位則一年二君如定公之無正
始昭公之無正終矣卽位繼立之變文元年必言卽位國乃
有君故不言則爲變以爲其國無君之辭非杜氏所謂行禮
受朝爲成公志也卽位嗣立之名隱公有讓志意不敢當國
卽位而不書之辭也成者其焉成之據與繼故君不同不知言
事未行而春秋成之也

義家塾叢書

君之不取為公也

据隱不自正 知志不即位

疏不曰公不取為若者葬乃稱君純臣之辭公爵稱君

其言終君之親之之辭不取公謂遺策也

君之不取為公何也

据繼弒不將以讓恐此繼正

桓也

据不自正知為讓桓繼立知在桓也

讓桓正乎

据無正疑讓正

曰不正

据元年有正以正隱

隱正則

疏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讓不正 公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

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春秋成人之美

据聶北言教遂齊侯之意

不成人之惡

据趙盾許止楚比皆不實弒待之春

秋明美惡以示賞罰當時上下濁亂得正者少使原情定罪則有惡無美有罰無賞進退難設褒貶不明王道無以立焉

故善善從微疾惡從著于時事有善志善言事雖未行隱不皆褒錄以成事之辭非姑息之小仁乃褒貶之大法也

正而成之何也

春秋無達辭凡非常例皆有所起此成惡非常辭故問所為

將以惡桓也

据讓在桓一讓一奪是桓惡也

其惡桓何也

功罪各在其身成隱惡桓疑二公同罪

隱將讓而

桓弑之則桓惡矣

疏

大惡慈兒將讓聽聞言而弑以桓弑

而隱讓則隱善矣

唯其為善乃可成之

疏

弑為大惡讓為美德推其讓

其讓反與矣僚同科隱公之行律之以道固有未盡能輕干

戰波善于此則有之矣亦此意也善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善

宜得正如言救者善則伐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據齊桓專封猶見識義者

者不正是也此美惡相反家國之大綱惠者仁慈之小節朝廷以義掩恩閭門以恩掩

義春秋託王道以為萬世法故不貴小惠而一斷以義專為

朝廷之治也苟不相妨亦在所錄諸善是也至于公私並見

則去私急公傳曰雖通其仁而義不與又曰仁不勝道是也

信道而不信邪傳曰人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

為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苟春秋大受命而深惡邪命

子曰從義不從君從道不從父奚齊受命而國人不予王

子朝受命而以為嫌皆惡亂命傳又曰人之于孝子揚父之

義家塾叢書

美不揚父之惡劉子云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疏**据議曹

毀泉臺孝經曰子從父命非孝父有諍子則不陷于不義許衡輒之拒父絕魯莊之私母皆不用亂命也先君之

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据隱王則與桓不正隱長宜立惠公愛

桓隱雖面受其命然乃邪命少子私欲立桓因其幼命隱攝立以反

當改不可信守以揚父惡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隱是邪則竟立桓矣猶能立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

之心邪正交戰孝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稱先君之命明

長幼之節絕幼弟毀餓之心杜臣下觀望之隙隱不務此而

存匹夫之信以國與桓隱則是成父之惡也憚而未行其惡

方讓而以與言如其志也尚未顯著隱追行其志使其志惡兄弟天倫也繼立之道以

暴于天下非惟揚惡直成惡耳天倫父命為

重二者失一為不正陽生得天倫而無疏隱桓同非子兄

父命齊荼晉奚齊有父命而無天倫弟之倫天所定也

欲亂其倫是棄天也春秋奉天先于為子受之父隱已立受

君父故言天倫以明其不若于道

為諸侯受之君

君天子也班氏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

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

已廢天倫

棄天倫不若于道也

而忘君父

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言棄

命以行小惠

春秋貴讓然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今蔑天倫忘君父以小節自矜則私惠小善不足以

論大道

劉子云窮鄉多曲學小辨曰小道也則道與義比曰

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放大義

曰小道也

則道與義比曰

小道者因讓目道因義加小隱修小善陷于大惡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

千乘者方伯食閭田方百里者十閭方得方三百一十六

里劉子說吳季札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去尊位

而無忿可以庶幾矣故春秋賢而貴之說曹子臧曰子臧讓

千乘之國可謂賢矣

按春秋貴讓故于二公子皆褒而進

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千乘邦卒正

蹈道則未也

荀子說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故亦稱千乘

蹈道則未也

荀子說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

按隱公讓國當如曹臧吳札已

後道也議其不合于道

立當如衛輒隱當父欲立桓之

時不能如泰伯伯夷逃而避之以成父志已立又首鼠兩端使佞臣窺伺卒釀成弑身之禍仁而不斷修小節而忘大道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傷讓德之不終故舉至德以爲法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不言即位首事三月者行夏正之辭也春秋始于三月終于春以夏正準

之則始正月終十二月也首言公錄內也言邾近而親之此見經之卒正也盟春秋之大政進稱字明改制黜陟也疏制一州七卒正春秋常敘六卒正其一不見爲方伯所統故不見邾初當此與內最近故首言之後因紀亡乃進之

及者何

據言公會盟

內爲志焉爾

志者謂志爲此會及猶汲汲也

欲之外欲

疏

由尊及卑由內及外皆以此

儀

據春秋稱字以

儀字也

據卒名克經例凡字以伯仲見邾如稱伯嫌爲爵故見實字與孔父同

疏

地理志魯國

國曹姓二十九

父據春秋不以伯仲見

猶傅也

傅禮書作甫

世爲楚所滅

甫從父聲故或

男子之美稱也

禮經稱某甫以配

其不言邾

言甫某甫是也

實字故爲美稱

蓋傅從甫聲

甫

子何也

謂卒

邾之上

止下君

古微

古謂春秋以前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

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云凡官

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

疏

春秋前稱字

未爵命于周

也

周天子有天下大號也劉子云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屈故得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緇之義鉄

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言古微未爵命於周者明春秋爵命之也邾本附庸春秋初字之以為小卒正後進之以為

見經卒正因其國近魯又漸強如秦楚初封甚微後乃大故進之以明春秋有王法也下不稱伯者邾亦夷也以其在滕

薛上知為卒正也春秋之義諸侯二伯王後為一等齊晉宋是也方伯為二等魯衛陳鄭蔡楚吳秦是也小國卒正為三

等曹莒邾滕薛杞是也一等大國例稱公升齊晉于宋公上明亦稱公也二等侯國例稱侯魯衛陳蔡是也鄭以伯殿于

末者鄭畿內國從天子大夫字例卿視侯大夫視伯故鄭居末因時用小國禮也卒正統三十國本百里有功之國為之

乃稱字者也方伯侯也六國中首末稱伯中稱子明非爵也許在曹先明許屬鄭為內外之分界不稱子伯辟鄭也不可

稱子伯故獨稱男男託爵也畿內假稱男亦同外稱子伯也
外七方伯四十二卒正皆不敘惟敘許因所敘以起不敘也
必敘鄭者鄭在末稱伯鄭有卒正則諸侯之有無疑言鄭則
陳蔡衛可見言陳蔡衛則鄭不見故獨敘鄭許也晉不在齊
下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同則論姓也陳蔡衛三國敘互
異者三國爵同不嫌鄭必在三國後許必先曹有界畫不可
淆且因有定以起無定也小國許從鄭故先之魯屬曹與莒
邾爲一等曹以同姓先之滕薛杞又爲一等滕以同姓先之
小邾者邾之附庸也隨邾以見故不卒葬而殿焉小國次序
有定同屬于魯無別義也小國五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不
達于天子盟會附于大國不以國名通如小邾子以附邾見
是也孟子云附于諸侯曰附庸董子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
名者二十里人氏方十里蓋師說同也未爵命故不稱子孟
子曰子男同一位春秋邾初爲附庸後受爵稱子小國爵有
進不日据內盟重其盟渝也渝盟謂七年公伐邾盟以謹信
渝時者速渝日者正以昧地名也故示其例
時月差其功過深淺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方伯國在河南新鄭傳云在冀州者
晉在冀州二伯不主諸侯故春秋託鄭

爲冀州方伯主之齊晉外諸侯也春秋託爲內臣以當三公之位稱侯不稱公其實非內臣也又託鄭秦以主冀梁而二國稱伯者西都王畿王畿不立方伯故不與四州方伯同稱侯使如入爲卿士然故從王臣稱伯也春秋天子三公稱公大夫稱字以鄭爲冀州伯入王朝爲卿士從襄內諸侯之稱與祭伯同而其實以爲冀州方伯故言湯沐邑言監者在喪不稱子以起之春秋以平王東遷盡失西京舊地於秦不勝黍離之歎故王畿以西京爲主以東京爲行在其稱東周爲京師以爲天子行在修周初于東周朝諸侯之禮非實都也故于東都伯鄭以起西周伯秦之爲收復舊京也知伯爲從襄內稱者祭伯來傳曰襄內諸侯又召伯毛伯皆王臣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知從王臣稱伯也鄭稱伯祭仲亦稱字得相統屬鄭以伯攝卿職故名稱貢賦雖時同小國然經之待之同方伯矣劉子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祭陽潁川之嵩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爲鄭

克者何

經言克用尙書克商例能也

据弗克

疏

左傳得雋曰

以爲一見例傳以能釋同納葬文然克下必加字乃見

殺義大夫生死皆曰獲左傳以得獲爲例亦可訓殺也何能

也

據彼有納葬

能殺也

據目君同殺文言克而不言殺知實未殺春秋誅心以殺科之左傳不言出奔難之

也即能

疏

鄭世家莊公元年封段于京至京繕甲治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一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

莊公舉兵伐段段走出郕

何以不言殺

據趙盾許止可以言弑宜如殺年夫直言殺

疏

目君即爲殺辭既欲重鄭伯之罪何不竟言殺之

見段之有徒眾也

據殺如年夫直殺一人之

辭鄭伯廢段以徒眾養成叛逆誅之有名段不氏疑

鄭伯之徒眾鄭伯之餌也言克然後知有徒眾也段微者

弟也

忽知爲弟

何以知其爲弟也

據不言公

殺世子母弟

目君

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年夫皆目君餘殺大夫稱國稱人此引舊傳文也

以其目君

言鄭

知其爲弟也

據世子在

段弟也而弗謂弟

據陳招言弟稱弟親貴故

先公子也而弗謂公子

據陳招 貶之也

貶謂奪其爵秩

疏 春秋大國

皆命于天子見經舉氏親貴稱弟公子小國卿不命于天子會盟不見故曰無大夫因事見則去氏曹羈莒孺是也鄭次

國公子親貴乃同小國 段失子弟之道也 据宋辰不失弟道

大夫去氏故爲貶也 君位棄父命失子道故不言弟 賤段 据挈突賤之貶去弟公子

也猶不得比小國 而甚鄭伯也 据不言子弟明鄭伯亦不

甚乎鄭伯 据諸侯殺世子母弟不甚甚者加惡 甚鄭伯之處

心積慮成於殺也 成者未殺而成之也鄭伯爲君當導其弟

齋糧養成其惡然後討之 于鄆 据殺世子遠也 鄆陳地所逃

殺之故 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 母弟故 而殺之云爾 已踰竟

追逸之乃窮追殺之與 疏 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

奪諸母懷而死無異 乃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

易生夫甚之也 故其罪在諸殺上諸殺或蔽于讒間或起于

人愛之甚之也 倉卒其道甚易猶有悔心不若鄭伯視如敵

國陰謀秘計 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 据窮追見甚于濮 緩追

成心于殺也 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 譏失賊宜何從

逸賊親親之道也

據夫人姜氏遜于邾以討賊許之于濮議失賊者州吁疏陵弒成君惡重當急誅之

此惡小親重又犯在己故可逸賊使弒鄭伯鄭臣子當急誅之不得議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歸例時月者議不及事歸言賵求言賵不

及死賵專

劉子云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

以爲在干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于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邕初維邕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

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地子晉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分小

母以子氏

此舊傳語也知者據不言及也禮妾賤不得體君故春秋妾不見於君世子世以氏見弋氏卒是

也孫世則氏子僖公成風及此是也

仲子者何據成風以子氏知母爲妾

以子氏明孫不得爲喪主譏隱也

母男女不言及

知非兼賤也

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據氏惠公孝公惠公之父隱公之祖禮六藝所定禮以意起

故傳中多據以爲說

疏

春秋有王道因舊制而加損益故不拘周禮參用四代因革皆具于經故

傳皆因經立說論語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也是也
人之母則可据定公薨後卒弋氏妾母于子世見知可贈妾子爲君於妾母有私恩但得贈以佐生不得聘
以加于死贈人之妾則不可据妾不見君世贈之卑用尊禮嫌女寵張仲子公羊以爲桓母本傳
以爲孝公妾是魯有兩仲子左傳云孝惠娶于商則兩仲子固不足爲疑杜氏從公羊以爲桓母傳無明文當同公羊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孔子謂辭受之謂心卻之也妾母在孔子也子世得贈孫世則否然其卒
在子孫之間則贈亦在可受不可受之例其志據贈恆不及
故君子以爲不必辭卻之心卻之而已其志據贈恆不及
事也仲子葬在春秋前贈以助葬來在葬後故曰不及事荀子云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
十里奔喪百里贈祔及事禮之大也劉子云生而相與交通
故曰留賓自天子至于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
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疏班氏說諸侯夫人
百里贈祔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疏堯赴告天子者不
敢自廢政事亦欲天子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譏不及事仲子魯君之貴妾也何況于

夫人

贈者何也

據喪有贈含
購襚之異

乘馬曰贈

分別言之者互見也
求曰購歸曰贈含襚

各從所重歸為

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購

四語皆舊傳
文也荀子云

禮求贖貨也
車馬曰贈貨財曰購衣服曰襚玉貝曰含劉子云喪事有贈

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贈貨財曰購衣服曰襚口實曰含

玩好曰贈知生者購贈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購贈所以

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束帛五

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纁二各三十尺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

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

參輿元下士不用與天子衣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

大夫到跗士到鞮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

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購贈含襚貧富亦有差二

三四五之數取之而制奇偶度人情

疏按劉說舊本作知生

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者購贈知死者贈襚

購贈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今據下

傳改正經無贈知含襚言贈者字誤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王者後稱公敘在諸侯上不見屬國者

客禮不長諸侯也莊以後敘齊晉下者春

秋升齊晉爲二伯伯主會盟也
不日例時月者謹卑盟之始

及者何

據高侯及乃公

內卑者也

據大夫盟猶日外言人不諱公知卑者卑謂未命大夫以下

宋

人據宋大國會

外卑者也

據許以下無命卿稱人

卑者之盟

不日

盟國重例日卑者位賤所盟淺薄不日以明尊卑輕重之等

宿

據下有宿男疑宿同盟不敘如邢也邑

名也

內邑名非國辭

疏

蓋宿男國滅爲魯寓公食宿采地部子亦食部所入春秋不以國辭待部與宿言邑名同

既爲寓公不復同盟猶卒之者宜有恩禮故一紀宿卒再言部子因同姓而加錄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三公稱公祭公是也卿盟會稱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子是也大夫稱字召

伯毛伯是也元士言名氏此四選也至于庶人在官者則言人

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是也祭伯與單伯同魯監也此

言來與祭公來同文不繫事來爲監不可以言事也公羊

疏

字實字舉伯仲者決嫌疑恐名例混故削實存伯仲

重訂設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十

渭南嚴氏孝

來者

據王臣來當繫事不繫不知何事

來朝也

據聘書奔初當謹不言使故以朝言之祭伯天子大夫方

伯為天子卿故

其弗謂朝何也

夫不名伯在字例大夫也夫屬國于魯言朝天子之大

疏

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其爵位正與魯屬小國相等天子無事小國朝于方伯春秋所許今弗與朝則與夷狄不

能朝言

寘內諸侯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來同

十三國名山大澤不願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尹氏云天子以千里為寘

疏寘內九十三國三公

下鄉七十里三上大夫中大夫十八共二十一下大夫五十里九上士中士五十四共六十三故曰寘內諸侯也

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

經書王臣主會及來魯言使者皆有王命之辭也天子縣內九

十三國不設方伯天子自統八州之竟每州二百一十國立州伯以統之所屬之國事州伯以事大之禮方伯又朝二伯

天子無事得有相朝之禮疏數有期以經書來之例推之則不得外朝他州之伯天子寘內不設方伯以天子為主人臣

無外交故非有命不得出竟會諸侯也

不正其外交

有至尊在上不奉命而私出疆妄以尊禮事人非王

義家塾叢書

也故弗與朝也本無王臣來朝之禮故春秋絕聘弓鏃矢不

出竟場此言王臣無外交之禮束脩之肉王引之云不行竟中畿內

九十三國統于天子不自相朝聘有至尊者二伯爲尊天子爲至尊諸侯爲

稱京師皆以不貳之也凡朝者事大之禮聘于敵國以下亦

尊加海內無所不統王臣世祿不世位使各以尊卑相朝聘

則所謂一國三公無所主適不能一心于天子禮二伯三公

爲之方伯亦使卿經于方伯卿稱大夫亦強幹弱枝收其權

于天子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統百二十官其長皆不敢用君

禮以避天子此衰內衰歸劉子云平王末年魯隱公之始即

外諸侯禮制之分也歸位也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春

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此後師異說同公

羊張晏引傳作奔也是一本以來爲奔劉非用公羊說也經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

王父氏爲字凡公子皆先君之子時君之弟者子

不為父臣也卒疏春秋說題辭大夫曰卒精曜終也卒之為言者大夫曰卒

未命言公子不言大夫書者古

人重死大夫國體錄之重其事

大夫日卒

命大夫卿也命大夫以日為正例魯大夫經同時有四見者其上三人為卿以下則大夫矣經書臧

氏叔氏卒皆

正也

據三家皆日大夫國體卒事重例得日也

不日卒

侯卒未命大夫非卿

惡也

據得臣惡不日以見之已命當日左氏云公不與小乃從未命則為貶以見之已命當日

疏

左氏云公不與小

不以空言說經所謂不與小斂即本傳所謂惡所謂葬之加等所謂進之例相同也春秋之例已見者不再見此惡在春秋前不見去日以起之牙有所見意如惡前見皆日得臣無所見則去日以此推之不卒者賊輩是也桓不卒大夫隱無臣子也莊不卒大夫不復讎桓亦無臣子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戎者何齊也潛者內邑也何以知戎為齊以春秋初不見外州國公不能遠會戎故知為齊取

酒諱戎之也戎者西
方夷春秋不見真戎
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
齊其政不異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
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會者

據或言及暨

外爲主焉爾

據伯者主會皆言會知外爲主

知者慮

論語曰知者不惑主

司徒之職慮若管子之論江黃是也

義者行

義者能斷主司馬之職行若孔子于頰谷使司馬行法是也

者守

仁者不悖主司空之職守若宋司馬子反之留守是也公羊傳曰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

處于內左傳云一子守二子從此論天子三公之制三公九

卿天子有事則從行春秋託齊晉爲二伯而王臣見宰周公

祭公者卽從行之二伯也不見三公之全文者以西京有此

當有一公留守未出此義三傳同諸經所說皆無異義

三者諸侯與天子有大小無異同左傳所云一子守二子從卽魯諸侯制也然後可以出會

云諸侯相見卿爲介按以**疏**荀子敘錄云又浮邱伯皆受業其教士畢行使仁者居守荀子穀梁先師也荀說又見大戴虞戴德篇揚倬注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班氏云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者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賢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出會戎**疏**國語反其侵地棠危公也**疏**桓不

明隱無臣子隱無三臣輕身出會故言會戎危錄不**疏**桓莊致者隱桓世臨天下言雖在外猶天下故不致也皆不卒大夫隱桓弑死不討賊不復雖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夷狄也爲卒正者用夏變夷猶中國也不稱伯稱子者曲禮夷狄雖大日子以此卒正

有夷狄故楚吳**疏**地理志城陽國莒下云故國盈夷狄有方伯**疏**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入者**疏**據濟西內弗受也**疏**據言入外之辭向**疏**據不繫國辭我邑

田言取

內弗受也

據言入外之辭

據不繫國辭

也

按左傳以向爲國邑不言入言入亦國也帥据取向城向言向後爲我邑此時爲晉屬國入者得而不居之辭春秋

初諱滅言入

疏

劉子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

無佻帥師入極

不日者去氏已明極魯屬也一州二百一十國立二十一連帥以統之春秋淮六卒正記卒葬

餘皆不專記事唯因大國及之極蓋二十一連帥中之一凡屬長以下及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國通不見經也

入者

据外入內言入內外宜異詞

內弗受也

据取邑言取言入極据伐于外得拒我知滅魯極云邑

國也

据內入諱滅知非邑

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劉子云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利出者福反利施者福報忽往者禍來形于內者應于外不可不慎也案內滅極勞師于外莠乘虛滅向不能救

所得小而所失大外有伐本之罪內自失其與國故君子譏之不稱氏者

据公子遂入杞氏

滅同姓

括去氏知魯同姓

貶也

氏者已命不氏未命去氏故爲貶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秋初不見外州國則戎狄可知初見戎者明此非戎一爲齊一爲

晉由地而起之春秋託二伯于齊晉惡事爲賢者諱故辟齊取
潛又經晚見晉故初見亦辟之不名傳以伐凡伯之戎爲衛此
大例也及內爲疏此遠會也唐據詩今山西國戎者何晉也何
志公盟例日疏以爲晉以地唐也何爲戎晉未爲伯避見晉
故託之戎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近齊春秋以爲兗州國稱侯者本爵也初見已有大夫乃小國之大者一州百里

國三十凡卒正連帥皆百里者故凡見經之國皆侯伯子男三等小國通不見經也

逆女親者也

時禮不親迎春秋制乃親迎故書此以起例

疏詩禮有親迎者使大

夫非正也

劉子云逆女之禮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周曲顧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

手出戶夫行婦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

疏班氏云天子下

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以國氏者

據紀言朝無大夫會盟言人不當以國氏也

爲其來交接于我

謂書來會盟稱人來魯乃稱名故

君子進之也

據曹莒邾三國不氏大夫必因魯事乃見錄者進之也滕以下三國爲卒正下等大夫全不見

疏

春秋之例人不如名小國大夫會盟稱人以天下臨之微不得通也來接內以國氏稱以一國臨之未命以名見也

人雖下至庶人猶稱人氏國則未命大夫之稱進亦從其貴稱不能變其實此正名實之道也君子孔子也孔子春秋有進退褒貶之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者字也如今之行次春秋以伯仲配姓者亦以絕嫌疑男女同言伯仲明字例也

禮

孔子定禮以爲一王之制故經與之同如此禮文之言與經例合是也婦人謂嫁曰歸據諸

國言歸婦人初嫁即言歸明以夫爲家從夫之義也

反曰來歸

反謂出也出言歸者見絕夫家居父母室此在

家從父之義也

從人者也

言歸明有所從也

婦人在家制于父

據反曰來歸既嫁

制于夫

據嫁曰歸劉子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人從夫仿月紀

死從長子

據諶卒朝其子爲子逆婦劉子云夫死歸甯請命于子子從則行否則止婦人不專行

終身不必有從也

劉子云婦人有閨門之修而無竟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言婦人無擅執之義有三從之道也

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

據與男子同辭婦人行必有從故伯姬待傳死于火也高固自逆不言歸今言歸與履綸逆不同如自行之辭專謂斷在

已

曰非專行也

言歸皆與逆起按此師駁弟子誤問之言問者有誤當先正之公羊則隨問隨答口辨取

給吾伯姬歸于紀

紀謂君也非適大夫不言歸則不見適紀

故志之也

志以明歸紀適諸侯

不言歸則與大夫自逆相嫌傳例大夫不以夫人言歸如專行辭不使履綸得逆之以讓不親迎故凡嫁諸侯親迎不言

歸不親迎皆如專行辭

其不言使何也

據宋納幣言使

逆之道微

紀小國無大夫亦無使

無足道焉爾

小國無大夫既錄大夫則君不並見以其微國略之此因始不親迎乃書逆餘從略不見

疏

此明不言使之例大國有使則經皆不言逆公羊以爲昏禮不稱主人非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子伯二字駢書所以見非爵並以明子貴于伯之義紀莒皆百里國故紀下稱侯也

此雙見子伯者明子伯非爵春秋假以爲小國侯稱也紀稱伯又稱子亦是此例先子者字不如子莒稱子夷狄也紀本卒正因先亡故春秋以曹代之進邾以補六卒正之數傳釋子伯二說以後說爲正解此一見例

或曰

先師一家之說無名氏者晚師也

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此謂莒子卒正弟二曹常

以伯先之莒子爲夷狄稱子紀以侯臨莒以曹伯之禮自正待莒子以子也春秋以此見紀大于莒且紀初見稱侯有大

夫序在莒上明爲六卒或曰年同
陳蔡衛同爵以卽左傳

不在年五叔爲官豈尙爵同
春秋之例爵尊者在前如公必

年哉知古以年爲說
上子伯可以互異
疏
爲爵言爵者謂本爵皆侯
故紀子以

者以其非爵也
伯先也
爵同無所分別又一人先以爲盟必一人在先此以年

春秋卒正伯子並稱杞伯紀子是也夷狄惟稱子莒子邾子

勝子凡稱子國左與二傳皆以爲夷狄稱是也紀中國莒夷

狄者春秋之敘中國在夷狄之先故卒正上等三國曹以伯
先莒邾子雖尊于伯伯爲中國稱故以先莒猶稱子之國此

義家塾叢書

中外異詞例故下以紀侯先莒子明之以**疏**二說皆失經本伯者謂可以稱伯也因稱侯知可稱伯也**疏**義左氏伯作帛

古文異字也杜氏以爲履綸字失之遠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內公夫人薨葬皆定日故不言日月例**疏**子氏當以

氏無明說公羊以爲隱之母後師推例之說也

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外事有定寢故薨不地夫人者据文姜稱夫人隱之妻也据不

知隱妻未畢喪稱夫人卒而不書葬据夫人夫人之義從君

者也据葬宋伯姬**疏**班氏云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先葬宋共公死亦不敢追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被

革帶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以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

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則同葬之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鄭人伐衛衛方伯同姓國篤從中**疏**此諸侯專伐之始左氏以爲公孫滑之亂也

國春秋有內衛之例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劉子云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僂隱滅戴衛魯宋咸弑其君爲日食之應

言日不言朔

据食常在朔日言朔者二十六

食晦日也

班氏云凡春秋十二年日

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

疏

按班氏又云公羊以爲朔二十六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

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傳例事在晦言晦此不言者食當在朔大小餘失乃在晦取前月晦以屬後月言晦則嫌

後月晦故不言也

其日有食之何也

据鼠言食日在天無食道

吐者外壤食者

內壤

壤傷也日闕處食者納物于口內吐者推物于口外日食時有象于吐食之狀

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也

日體圓明倏然其壤不見狀其情亦如食牛角也倏然復明則如吐之不言吐者吐由食生從

其異常者言之有 据食牛言鼠食由物生不但言有

內辭也

据有域從內生

或外辭

也

据有鸛鶴來巢從外來言有以繫鸛鶴

有食之者

据有繫

內於日也

所食之物即在

日內不如驢鼠別有物親見其從外來食之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

据食由物生食牛繫鼠此當言

月知其不可知也

月之食日其形不可觀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此在疑例故不敢質言之論

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劉子云平王末年魯隱即位故春秋託始隱公

疏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為隱公元年

五十年卒太子洩父之子林立是為桓王

高曰崩

据梁山傳曰高有崩道

厚曰崩

据沙麓下陷無崩道為大異

尊曰崩

据天

疏

按此上皆舊傳文也

天子之崩以尊也

劉子云崩薨從周尚書曰放動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

喪是以知武王前不稱崩薨至成王太平乃著崩薨之期尚書翌日乙丑成王崩班氏云天子稱崩別尊卑異死生也大尊像崩之為言肅然伏僵天子撫
疏劉子云崩薨從周者此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為周禮餘參用四代禮

也天子七廟尹更始云据周然則其崩之何也据非梁山以先師說皆以穀梁用四代禮也沙麓之比

其在民上故崩之

在民上高也高有崩道崩義由此而取下

疏

曲禮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其不名何也

据諸侯大夫名大上

故不名也

荀子云大上天子也上為君名以相別天子至尊

名告于

疏

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

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

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

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

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

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据說苑修

文篇引補按穀梁有五家本今傳一家耳故有佚傳與公羊同故學者當守傳說又當廣傳義不可專已守殘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在會稱子天子卿也氏者見世卿也氏者見尹氏已卒

其位當不世也卒則不日日者謹之也為
議世卿也異義穀梁非世卿傳亦同公羊
氏武氏即指此本與傳同經古文作君
後師不識古文之異乃以聳子說之

疏詩稱尹氏孔子所
刪定左隱五年尹

尹氏者何也

据七氏
卒妾辭

天子之大夫也

据尹氏立王子朝王臣
無五等爵與諸侯臣同

世祿不世位也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劉子云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三公者所以參五事
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
以參大夫也故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
外大夫不卒 据陳原
仲不卒 此何以卒之也 据雖王朝大夫來言聘
言使同列國大夫又無

私交例

於天子之崩

尹之主諸侯不必在崩時魯于天子崩
使人不知在尹卒之前否但傳解經意

以為于此卒為我

為魯主

左氏以為諸侯盟主又云晉趙
氏主東諸侯凡言主者皆與此

主而已不必事實也

同故隱而卒之 言尹氏嘗為王官合諸侯如劉文公故卒之
王制之制天子之老二人為二伯以屬八州

伯無事則代天子巡守甘棠之詩召公為西伯也有事諸侯
入天子國則率諸侯以見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春秋二伯之與易書詩禮同有其制尹氏執朝權王喪魯人往弔尹氏以卿主諸侯如晉趙氏事分二伯之勞故曰爲魯主王臣絕外交無赴告之事因爲魯主有相統制之義故隱而得卒之也不世卿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記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稱武氏子者亦譏世卿也周禮世卿喪期在喪不舍事故大夫父死子卽繼位視事此周

通禮也春秋改之乃譏

疏左隱五年尹氏武氏助曲沃卽此經連見之尹武也

武氏者何也

據以子繫父尹氏不子劉子不氏

天子之大夫也

據上有天王喪仍叔子大

夫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

據例

未畢喪

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據仍叔之子繫其父不言之知父已卒

孤未爵

據已爵言字諸侯未葬稱子天子大夫視子男也班氏說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子所有臣無自爵命

未爵使之非

義家塾叢書

正也

荀子云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武氏子在喪受命者臣為君斬父喪將除又有君服不嫌使凶服也禮君服不

棄業父喪棄業哀痛鉅重失常度也

其不言使何也

子言使

無君也

周禮在喪得出

號令春秋改為家宰攝政所謂三年不言是也故君在喪不稱使据言使當言天王一年不可二君天子三年乃稱王也

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

荀子云賻贈所以佐生贈禭所以送死劉云知生者賻贈知死者贈

送贈禭所以送死也

疏

按荀說舊作賻贈所以助生贈禭所以送死今据傳文改正劉說見前傳

賻贈所以佐生也

乘馬曰贈蓋以送葬者也雜記云贈入門賻不入門此亦死生之分也

曰歸之者正也

据歸求

之者非正也

据求金喪事無求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班氏云天子崩赴告

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悲憤懣不能不告語諸侯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赴告

于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劉子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讓之

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春秋貴讓求者請道請道去讓言求皆以讓求者下于乞

一 交讖之

求以讓求者所求合禮則下不貢之惡見上下失正兩者皆讖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始卒崇大國也諸侯曰薨以卒言者內君夫人稱薨辟其名從史文也如大夫例者內辭內大夫可以

會諸侯故卒亦得同文也

疏劉子云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

壽張皆宋分也

諸侯曰卒正也

諸侯謂次國以上夷狄不言正不正曹以下不言者以大夷之禮待小國也春秋之義始于正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欲治其

國先治其君欲治其君必先明其正不正此治本之要道也春秋于方伯以上國于其終始交代之際必隨人詳其正

疏春秋于內則言隱元年有正定無正皆以正本探始也前

見者不見齊桓是也不前見皆于卒假日不日以明之在外不日則于葬明之許穆公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盟例時月者謹外盟之始

疏劉子云齊地虛之分

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

癸未葬宋繆公

書葬之始繆諡也葬而後舉諡其餘諸侯皆稱公者葬者臣子事從臣子辭內尊其君也不以

國先葬者起春秋葬之春秋于諸侯有絕者不葬決去臣子以明絕之不絕者然後葬故葬在國先正王法葬桓王以舉下言者謂以天下葬一人不繫也葬不葬仍從春秋起義也

日葬

劉子引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按葬事以月明當時不當時不須再出日

疏

方伯以上

其過不及之差著月以明禮制故月葬者臣子事加日而更日時而不月皆變例有原起故也者變文以明繼嗣

之按方伯月葬正例也大國則以日葬爲正何以言之以

疏

大國有無時葬者小國有無月葬者知以日月分大小

宋之日葬本爲正例歸因其初記葬發此傳以爲後傳乃待

以大國禮也公羊同又竊弱之禍已明者不以日月見例惟

未明者乃假危不得葬也公羊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据

日見之非其位而受雖受之不失爲正君子猶爲危之

葬無繼嗣之道也與夷雖正爲繆公子所殺春秋歸罪于繆公故危之非其位而受雖受之不失爲正君子猶爲危之

疏 宋世家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繼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于是穆公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王者後例如宋制稱子伯在卒正末者春秋改制黜杞也因其土

地制弱文獻無徵故也月者謹伐取之始

疏 地理志陳留雍邱下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

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

傳曰

傳者子夏所傳大傳也

疏

孔子修春秋已以其意口親授之子夏子夏乃筆其大例禮制與經別如喪服

之大傳自爲一編所說皆大綱是也後師據此以答問如服問是也此傳依經編次俱錄問答之辭正與儀禮中喪服傳

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于州吁
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
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
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緇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收衛亡人以
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

大夫弑其君

大夫指公子公孫大國爲卿小國爲士通以大

小國皆謂

以國氏者

據大夫以氏見公嫌也

失子弟之道欲

志而氏國嫌公

弑而代之也

劉子云祝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桓公按弑而代立皆公子子孫氏之則與公族弑

疏劉子云

君同鄭公子歸生是也去氏以起代立且以示貶

春秋弑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內地約

及者內爲志焉爾

爲遇再傳清內地遇禮

遇者

據不言志

禮簡略不相得也曲禮不期而會曰遇据下輩會伐兩國和好不相期約定地乃大信辭志者惡其從

惡人擅興

師招怨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州吁初立敘在後陳方伯王者後不稱公者非二代也蔡方伯國後州

吁來春秋惡其從疏劉子云陳國今淮陽之地楚故以徐州待之穎川南陽蔡于此初見經秋翬帥師會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會伐不再敘此會伐之始也故謹而敘之也衛人祝吁也人者貶之其人蔡何

明助逆貶也獨人蔡何人蔡所以人宋陳疏宋世家衛州吁欲

也不人宋陳者明非微者以助逆貶也

日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

翬者何也据不氏疑未命公子翬也据言帥師以起翬知卽公子翬其不稱公子何

也据逆女氏公子貶之也使從未命何爲貶之也据慶父帥師不貶與於弑公故

貶也弑君必有先見專兵弑君之先見者君縱臣專兵則必有弑身之禍于其始見謹之明不可使大夫專兵孟子

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也劉子云隱以桓弟幼攝而代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異其辭遂與桓**疏**終隱世貶罪人也書帥師起其專兵能弑入桓公共弑隱**疏**世氏公子書逆女明以弑爲桓所親信與遂同皆起其弑春秋傷王道不明惡大夫專政凡書帥師尤惡不起其弑則起殺或則君權下移謹子孫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疏**衛世家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

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

據或以國稱大夫氏

殺有罪也

據稱國累上人眾詞以眾討明有罪

祝吁之挈

據陳侯之弟殺陳世子招

失嫌也

嫌謂公子失其公子之道故不氏之若氏嫌與比同

氏國則如鄭忽春秋至賤窮諸盜不繫國無名氏次則不繫國無氏以名見不繫國本國外之有且明天下所共討以

名見奪其爵

其月

據討賊侵伐常事與不以日月計也春秋以月計秩明罪人也

時事以月分尊卑除二者之外遂不以日月爲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

宗朝災祭事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曰小事則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一切小事皆例時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至于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日而月時焉事以大小為準例以時日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為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為正月為變時為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為變日為變之甚此時為正月為變日為尤變之例也又如朝時也變之則月尤變則日用幣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為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為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時而日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綱目明白先儒因有記時分早暮二例遂徧推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而于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謹之也謹始也緩誅端委滕混治絲而夢故使人疑之也謹之也踰二時月以謹于濮者據無知譏失賊也據濮陳地陳助討也踰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已殺邢近衛三月乃立晉言月以起其緩

疏

衛世家石碏殺州吁乃迎

桓公弟管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衛人者

据尹氏立朝

眾辭也

据上下皆與之

立者

据天王皆不言立

不宜立者也

据朝

晉之名

据晉挈之惡也

据挈如祝吁無知然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

据殺

有罪朝不宜立言尹氏

得眾也

得人故以人言

得眾則是賢也

民爲君本眾所欲立其賢可知

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

春秋尊賢以賢治不肖

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

不與賢也

据諸侯卒言正不立不論賢否

疏

殺祝吁之後別有宜立之人石

有賢君眾人所喜春秋不當立者多矣何獨譏此餘不當立

譏不勝譏而眾所知故略言之此立人之所許嫌得者見不得故責之備也班氏云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也子曰賢不賢不可知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劉子云濟上邑

傳曰常事曰視

據視朔言視常事謂典禮視朔是也親迎亦禮制

非常曰觀

據觀

凡傳所言多大例如曲禮天子不言出數節皆舊傳文先師乃引以解經耳

禮尊不親小事

先王之制

立三公以參天子立九卿以參三公立二十七大夫以參九卿立八十一元士以參大夫數愈多者事愈繁分愈尊者職

愈少總大綱卑不尸大功
據士句侵齊不伐喪言還彼傳云

魚卑者之事也

據小事直不登俎不

公親之非正也

劉子說人君貴

德賤利以道下猶為惡不止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僖以此化于國人國人安得不解于義解于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下書螟言災害起國家將亂云耳班氏云王者不親取魚田獵必躬親本以謹武治兵若親自取魚

嫌與下民爭利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此月者明當時也卒已踰期以其當時言者以晉主其喪晉立已後乃有喪主五月而葬

也昭公早卒歸後殯已乃書定公即位此桓公亦早葬矣遲之于此以明不討賊不書葬賊既討則當修常禮也

月葬

諸侯葬例以月見喪期此已絀十四月矣何更以月見不如此略而不月

故也

此明討賊當更申喪制如

從晉立時乃卒者然故上已見明文此非以月見其故也左傳云緩葬故也同

秋衛師入郕

郕魯屬國此爲衛滅也不言滅者郕著以上不言滅書者起下入郕

入者

據外次國入微國

內弗受也

據入外之小國也郕疑與向同國也

據內有成國也

伯也

將卑師眾曰師

據此推之則將卑師眾曰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少稱人君將言

帥師也師入有貶辭此言正例耳

疏

此舊傳文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工作時正也月者謹非禮以諛隱也

考者何也

據武宮言立

考者成之也

據君廟乃言立考宮室落成之名

考之爲夫

人也

據不氏子者夫人辭成者無其實而權成之禮非夫人不廟修仲子宮妾僭夫人也妾廟賤不敢言立因有考

室言攷起仲子非夫人而隱修廟以成之也不奪者所謂夫人之我敢不夫人乎然則歸贈亦以天王臨之而見正也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

言築見言考成之譏失禮

使公子主其祭也

王制

支子不祭据定弋氏書葬葬則有廟公子支子君之弟及別

妾子君爲父後于妾母不得顧而禮緣情制富有恩禮故別

築宮以祭之支子不爲父後故可於子祭据弋氏于子世卒

主之妾子不爲君則妾不爲廟也於子祭葬明得申其私恩

於孫止据孫世以子氏譏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

初獻六羽

祭鄭注据傳釋之止後迎主于廟坵食于女君仲子

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仲子卒在孫世隱以禮得

築宮尙据禮文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禮于孫

止則雖新卒究非世子故非隱以明妾廟之禮

初据同始也用劉子云隱

疏論語季氏舞八佾則魯用八佾季

不可言時仲子妾廟降用六羽書初用六羽以起先之用八

羽也入羽不可言託始妾廟以明其僭而餘廟仍用八佾可

知此內諱

大惡也

穀梁子曰

疏魯人音爲穀梁齊人傳爲公羊姓名

音同字異三傳之通例後人誤以卜商姓氏爲之臆造五名非也傳皆子夏所傳偶有名氏者後師因有異解偶錄之也其言姓氏者明異說所本兩舞夏夏五色羽染人秋染夏鄭注染五色以夏狄爲飾存者皆通坊言者存異解

天子八佾

王至尊故禮貴多

諸公六佾

公與二伯王後降天子以兩也

疏

春秋公王國周公祭

公外諸侯宋公升齊晉爲二老同公秩準天子三公之制合宋王者後共五公也知公禮異者據魯如齊晉也諸侯帥以至子男則不用佾矣以王臣言之則三公六佾卿四佾大夫二佾元士以下亦不用佾經傳言諸侯有指有四佾廟士之君言者有專指二伯方伯言者須分別觀之

疏方伯爲侯八州之長爲伯春秋以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魯衛陳鄭爲內方伯外秦主梁楚主荆蔡遷徐吳主揚從夷狄例共八伯也公爲大國六佾侯爲次國四佾伯子男爲小國用二佾則連帥屬長及七十里五十里以下初獻六羽始僭樂矣班氏云佾者列也天子以遂不用佾也人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說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六者象六律四者象四時也按此據論語八佾以

六爲行列數謂魯應用十六人僭用三尸子曰先師也人表

或以爲舞夏自天子至諸侯伯卒正而言以下小國不在此

數皆用八佾八佾當作八羽字誤也**疏**按此以六爲行列人數謂天子

八八諸公六八諸侯四八小國二八不如班說諸公六六諸

侯四四也從前說以羽爲行列則用四列者用六列以此說

補正其義謂行列皆用八人亦通以前說補正此謂既減列

又減人數亦可也經言羽不言佾故尸子以六羽爲一佾非

六佾之初獻六羽此說重讀羽字以爲經不言八佾而始厲樂矣

厲裂也與僭對**疏**尸子據經言六羽不啻六佾知于每佾減

文裁裂之意去二人應用三十六人今減作二十四人

以此推之則小國用二佾得十六人班說用二人則二佾四

人疑少不成禮也二說大夫皆不用佾季氏用佾孔子譏之

已足譏不必定僭天子樂也

鄭人伐宋序會以爵明尊卑大小之分崇文德兵事尊卑

相敵先至者序後後至者在先客不言及是也

邦小雖主兵不應序鄭上以稱人則可先鄭也小國上卿比于次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夫人以此爲邦之上卿而鄭之下大疏宋世家二年鄭伐宋以報東螟劉子說觀魚貪利之夫也將亂

家將亂云爾

蟲災也劉子云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

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月異日正不

甚則月甚則月無甚則月按災異以月不月記其輕重自記事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左傳叔父有憾于寡人葬之加一等大夫稱叔父大夫不日因加等

乃日之

隱不爵命大夫據不言卽位不自正知不爵之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

一卿命于其君小國疏公子彊本未命大夫故左傳稱叔父未命者不氏如君能爵命尙可進之

隱方以不稱卽位見其讓必其曰曰者春秋之書法不問時事也公子疆何

也據俠卒不氏不日此氏公子又日先君之大夫也隱雖不特爵命然先君之舊臣有功未及進爵

者予得成其志隱加葬疆成之爲卿以隱不當進之故託于先君之大夫不疑益師者在喪不請三年無改父道益師本

卿其事甚明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國重邑輕諸伐皆有圍取邑猶不志久之也

據明年冬乃取伐不踰時荀子云師不踰時不留眾班氏云古者師不踰時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

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戰不逐奔據譏袁婁盟司馬法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

誅不填服荀子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也百姓有并其賊則是

亦賊也以故須刃者生蘇人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于軍般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四海

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苞人民苞讀爲俘包取毆牛馬曰侵傳曰侵淺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事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中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燔牆屋
也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疏按司馬法
勿傷雖遇壯者不殺不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疏王者征討
之法也春秋侵伐與古異孟子云無義戰是也侵輕于伐者
侵輕掠之師不稽時月伐者舉兵深入延日遲久所害深苞
毆乃爲淺事伐壞則日久乃行苞毆不暇于伐壞伐壞未有
不苞毆先儒分而言之誤左傳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意
亦分輕重大
旨相同也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疏輸左作渝

輸者

据傳盟不信言渝

墮也

据渝盟猶敗盟

平之爲言以道成也

据不盟而信喻以道

相和好也

來輸平者

据盟言來不言輸

不果成也

劉子云鄭獲魯君按狐壤之戰隱爲鄭獲春秋

深諱其事疏傳曰諱莫如深因其恥大故諱深諱深必有所言輸平也見此何所見曰四年會伐鄭吾與鄭人未有平也無平而曰平明非平也來接內也來接者必有姓氏不言姓氏傳曰不言其人爲內諱也來接而不言及起其接內之爲獲公也輸平文甚事愈惡者言愈文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據楚取宋彭城不志久之也據上書圍也圍

因其圍取勞民動眾錄其本末與志疏數同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班氏云伯者長也叔者少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

人十年稱伯仲婦人質少變陰道促早成十五通乎織紵紡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也疏班氏云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末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錄夫人皆有諡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如

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白虎通義引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滕侯卒

稱侯者本爵也王制一州之內方百里之國三十又云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春秋魯屬國曹莒邾滕薛杞六

卒正皆侯爵百里之國春秋以侯屬方伯則號不可以苟同故六卒正皆不以本爵見而稱子伯以辟方伯子伯非爵也子爲七等首伯爲字子尊于伯曹以伯始以薛伯杞兼子伯終明一例也外屬國滑稱伯明辟則稱伯邢稱侯明凡屬國見者皆侯春秋異之以辟方伯也傳以魯爲千乘之國于邾亦曰千乘之主則邾非小國也春秋之伯皆爲字非爵子亦爲貴稱非爵傳

曰子貴之也大夫得稱子又曰子卑稱也公羊曰字不如子
貴于字一等故非實爵以其爲貴稱故凡諸侯之進爵者退爵
者皆稱焉夷狄之國亦統稱焉楚吳皆稱王以子名之奪其王
以子加之而已非實爵名春秋凡屬伯子男爵之國概不見外
七州唯見六卒正魯屬六卒正以下見連帥之疏曹稱伯居首
國二十一合之方伯卒正共二十九亦皆百里疏以字見莒子
夷狄之子吳楚從之邦進子在前子尊于伯勝以狄道退之則
子祀以伯殿焉以伯始以伯終明皆侯爲辟方伯不以本爵見
也中有三子以明稱子之例子非實爵故子可以在伯先也祀
本公爵或稱子稱伯者明子伯一也卽紀侯以子伯並見之例
也小國稱無定大國稱有定者皆爲辟方伯也小邦進以子稱
則邦之增庸所謂不能以名通附于大國者也則曹莒邾三國
爲上等曹居首同姓也莒邾以近次之滕薛祀
三國爲下等滕以同姓居首次薛祀以伯終之

滕侯無名

本有名春秋疏据成以後卒皆有名則此有名可
削之言無也知無如隱無正桓無王之無非本

無名也

少曰世子

世子則稱世子不制名自以爲一長曰君則立

稱君而已名以相別國只一君不用名廟視皆曰滕侯而已

狄道也

曲禮夷狄雖大曰子以稱子故以狄說之

戎狄之道不制名以相別異少曰世子長則曰疏春秋狄之

君自尊以比于太上春秋以不名之法狄滕耳疏也春秋唯

天子不名諸侯無名僭天子禮也天子無上故臨下不名滕

諸侯有天子在不命名失臣子之道以為夷狄乃有此事耳

其不正者不正謂名也謂狄人凡不正者乃有名此引狄人

秋狄國有三術稱國以狄之晉鄭之類是也異國之名戎伐

凡伯賈戎之類是也無名狄之滕秦是也滕成以後有名而

前無秦成以前有名而後無名更代之道也滕在隱世疏春

不卒卒者起本爵侯也見本爵侯以起子為辟本爵疏秋

內魯常見卒正辟方伯以子伯見外卒正常見以稱男許男

是也何以見子伯之非爵曰春秋王朝大夫稱字卿則稱子

子與伯同稱子尊于伯知子非爵也列國大夫例名齊高子

稱子大夫可稱高子而不可以稱男以此知子非爵也鄭子

稱子小邾子亦稱子增庸無爵而稱子知不為爵也吳楚之

君借號王正之而稱子傳曰卑稱也明非爵也卒正莒邾滕

三子子尊于伯故在伯先也子不為貶滕者後滕有名猶稱

子秦無名猶稱伯知去名即狄之不以伯子異也方伯八四

稱故附庸大夫均可稱子使為定稱則不得稱子故以子伯

義家塾叢書

共見起之也伯爲字稱方伯之秦鄭王臣之祭單皆字也故方伯以二子二伯見春秋字不如子子在字上春秋之字稱伯仲如唐人鄭九杜十子則爲尊稱子游子夏沈子魯子是也古人相敬則稱子此正其例非爵也据狄不名春秋之義諸侯用中國禮則中國之用夷禮則夷之秦滕本中國用中國禮因其用夷狄道狄之也滕秦始狄後從中國楚吳狄也以前名卒進之從中國禮君

夏城中

中丘丘名內地城新作城也後言中丘者從一名見同也

城爲保民爲之也

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疏民散

避盜賊禦寇亂故作城所以保也

民眾城小則益城

必民眾城小不足以容民然後乃別城耳益

城無極

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自守是無民眾城小之事也魯民不加庶而累

別城勞民設險不足以相守而累城不已是無限極也

凡城之志皆讖也

統謂別城也內如中丘之

等皆讖也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修舊也春秋修舊不書讖新作于城亦同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來聘之始崇大國也**疏**經於方伯以上國乃言

諸侯之尊

凡有土之君子男

疏

班氏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

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

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

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闡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

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川之饒木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

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兄弟不得以屬通

據常

外通言公子屬兄弟之私恩春秋貴貴以君臣之義厭其兄弟之恩通謂自內及外皆以公子爲正稱不得言兄弟也喪

服傳曰其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班氏云諸侯絕期者其弟示同愛百姓不獨親其親故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

云者

據盟會不稱弟帥師殺奔稱弟兄有別義

以其來接于我

據來則以稱弟爲正辭非別有所起

舉其貴者也

以兄弟稱見榮寵親信于鄰國兄弟通

疏母弟

恩重

親親之義得以屬稱常辭公子以尊尊言私不廢公也接內稱弟以親親言恩能掩義也齊大國弟貴臣來接舉貴喜其來故盡其尊也

秋公伐邾

邾近國不諱兵事曹獨諱兵事者曹為同姓卒正首于是諱則為魯病矣且以莒起曹之亦有兵事而

經諱之不書此論盟故蔑盟不日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疏傳以戎為衛公羊左傳多以真

戎解之者就經文說之也故說經有未修以前之說既修以後之說須兼明之

凡伯者何也

據聘伐兼言嫌其異

天子之大夫也

據稱字天子大夫氏采采國辭如蔡叔許

叔之稱天子大夫親子男是也諸侯大夫氏氏雖有采不國敢見非天子所封也傳曰不言濫子非天子所封是也

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

據伐有所斬壞之稱也

大天子之命也

執諸侯猶言執知此大之也伐天子命是伐天子罪重于常執故大之言伐

戎者無不地西戎遠在外州不能入

執又隱世衛也

据楚丘衛地非黃戎地楚丘之衛也

戎衛者

据狄鄭言鄭晉言賀戎也

疏此

辟諱託名之例春秋當不止二條今明文可攷者本傳之戎衛公羊之賀戎與齊仲孫而已攷禮王者不治四夷春秋真

四夷概不見經則其稱戎多爲託名也今頗由此例推廣之

爲其伐天子之使

犯天子不敢言衛也

貶而戎之也

犯順宜貶貶窮于人不可言衛人故詭辭託戎以存中國而地楚丘以起之

疏不單稱衛

以戎之者戎衛則終貶之如蔡秦是也春秋內衛焉從中國故此別以戎主之不出衛不可言衛也晉以二伯故戎晉言

三國北近戎故可託戎也楚丘不出地衛之邑也

据城楚丘王師有敗

文故言賀戎楚丘

以歸

据不言執當猶愈乎執也

劉子云周室多禍戎

有伐故不楚丘戎以歸言以凡伯歸猶愈乎執也室多禍戎以歸無惡此不言以凡伯歸辟執文言以歸不言執則以歸

爲善辭也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內地

不期

期地期約定地相會

而會

行會禮餘會皆期地

曰遇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先有期地未至

其地遠相見而行會禮不更至期地爲遇也傳又曰遇者志一君出一君要之聞其來因侯于道不復至期地也

志

相得也

志宋衛相得外遇志宋志者在內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郕劉子云鄭伯以郕將易許田

疏鄭世家鄭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

名宛

据言使命大夫宜氏

所以貶鄭伯

王制曰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國之卿据小國乃不氏貶

臣而君亦從小國例貶矣

惡與地也

惡大惡應得貶罪奪爵從小國此專責鄭與地也

疏公羊云宛者鄭

之微者也此就既貶之後言之使不以微者知爲惡事貶之

庚寅我入郕

此專責魯受地也時鄭以不祭泰山無用之郕歸魯尙無易祊明說後數年鄭入許乃從魯假近許

湯沐間田魯勤鄭取許皆原于此故以易許田主之

入者

据言歸不言入

內弗受也

鄭雖歸而我

曰入

据日入內滅中國餘

惡入者

也

惡大惡內滅中國惡此入天子

郟者

据惡疑國

鄭伯所受命于

天子

鄭爲二伯故禮得從行有湯沐邑

疏

据左氏國語鄭爲二伯所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鄭之伯馳齊

桓代之

然經不以伯禮待鄭隱世

而祭泰山

傳鄭伯冀州國當以屬于北嶽

鄭向爲

伯故以二伯之禮待之 而祭泰山

東嶽主

青徐二州西嶽主雍梁二州東西二嶽中外分界禹貢海岱華陽以二嶽爲界明當峙于二嶽也鄭不在東方秦

山下有

湯沐邑巡狩二伯當從不拘方嶽故鄭得之邑也 許

有湯沐

邑于秦山下也若方伯則各會于方岳下 之邑也

說諸侯

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朝 **疏** 劉子云五嶽秦

宿之邑

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 **疏** 山東嶽也有湯

沐之邑

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霍山南嶽也嵩山中嶽

也五嶽

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初記卒日以爲同盟也 **疏** 蔡世家

重訂殷梁春秋經傳考義疏

卷一

隱公

三

晉南殿氏孝

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

諸侯

傳言大國次國小國又言諸公諸侯統以諸侯為言何也魯侯從我言皆舉侯或曰舉其中可以包上下也

日卒正也

方伯正例並為宿男卒起

辛亥宿男卒

小國不曰日者明不卒以一見起例

疏

班氏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

三光或法五行何賈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春秋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順逆也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聞同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伯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進人也

宿据小國不名微國也据男與許同男在于未能同盟劉子

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同盟謂常書盟會見經之國必同盟

乃書卒葬以見五月同盟至之禮大國齊晉宋次國衛陳蔡

鄭小國與許曹莒邾滕杞薛此中國之書同盟者外州夷狄

不言同盟而有盟會者秦楚吳是也王臣天子三公九卿常

見于盟會亦書卒者傳曰爲魯主左傳所謂喪之如同盟禮

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春秋惟此十八國與王臣見盟會

又傳之所謂同盟者以同盟之例待之而已不拘事實會否

同盟亦不泥經書同盟與否故但卒皆得爲同盟之國凡不

在同盟雖見同盟如小邾而通不得卒葬疏此卒者一卒示

左氏以同盟爲例與傳同此先師舊說也疏例起千八百國

舊史卒者多春秋削之僅以同盟之國見也疏小邾不卒圻庸

也夷狄卒楚吳主會盟進之也天子臣卒劉子三公也尹氏

大夫也王子虎邾也因同盟乃得故男卒也左傳凡諸侯同

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此與傳同男卒謂不疏此不卒之

名也以名卒則嫌正卒故削之以見不卒也疏者一卒以

見卒例因不名以起同盟乃名十九國乃爲同盟

也凡例常者不一而足一者皆變以起其餘之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在齊上王後尊于先參盟何爲託始于此大

國言宋齊同姓之國舉衛此舉親貴之大例春秋凡舉以見例者多目三國也此爲始如滕女言齊晉衛胥命言齊衛是也

疏齊二伯在宋下未成伯也

外盟不日

據曹南不日

此其日何也

據石門已謹始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據左傳參盟已前見矣傳言此者公羊所謂春秋之始也

故謹而日之也

據石門月此日知以謹參盟也

人三爲衆爲惡有助因是往而不反糾聯攻伐迄無已時故

絕其源易

誥誓不及五帝

班氏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伏生說五帝之治不言而

喻不俟誥

疏白虎通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黃帝舜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

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大人之道故謂顓頊也謂之

帝嚳者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

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僂

般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盟詛不及三王

班氏說三王夏殷周也據三王

故二伯以盟詛約東諸侯三王不躬親詛以爲治此尙書說

非春秋說也春秋

乃尊以盟詛顯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

也夏殷周云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

制天子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所

以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

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

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

以預自表克于前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

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卽備有

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

明當爲中和之道也間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

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

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

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

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

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學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有熊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交質子

據左傳春秋有交質經不著之

不及二伯

劉子說王者已爲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綏

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綏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二所以稱爲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盛故抑之也班氏說齊桓晉文霸于周者也又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綏陟按周初分陝而治周公主東南召公主西北王制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孔叢子古帝王分天下使二公謂之二伯又云王季以功九命九命作伯受瓊鬯之賜文王因得專征伐猶周召之爲伯是也小國統于方伯方伯統于二老天子在上不勞而治強幹弱枝以簡御繁之道也東遷以後王道不行天子內臣不命二伯八州方伯不復統馭春秋欲明王法以馭諸侯因桓文有糾合之功授齊晉爲二伯齊晉爲正楚吳爲變路示中外之分又爲黜陟之道假以內臣之制尊託上公之品故序宋公上內公言如得通及天下諸侯齊桓方興沒隱

晉事晉文既伯終于春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譏非內臣也
將以事授之謂春秋託之也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春秋以二伯爲綱所序皆統于齊晉也禮制有盟春秋惡
之者齊晉以盟詛糾合諸侯故春秋重盟貴晉命而譏累盟
謂不純與之也戰國以後通行交質傳陳古之變謹盟詛之
始二伯功用全在盟詛因盟詛之喪貶知二伯之美不及謂
僅免于是後不爾也故五帝三王疏班氏云伯者何謂也伯
之不及卽三王二伯之治本也疏者長也選擇賢良使長
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
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國以爲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得視
諸侯故謂之牧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投政欲其亟成
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
左右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
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
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
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至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
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按
劉子引魯詩傳與公羊同文魯詩與穀梁同師是穀梁與公
羊同也班氏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

公晉文公是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帥諸侯朝天
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園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
霸於夏者也大彭豷韋窮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
班氏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
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
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
稱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
往鈞命決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驚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言八月見其渴早遲由經書之託以見其臣子志此蔡記卒葬之始也

月葬

方伯月葬正例也此以月葬問者六月卒八月葬是二月葬不及時

故也爲繼嗣有亂禮

文以五月書之如其有他故則或遲或早因其遲早以見意如內之書卽位不卽位非因卽位乃書不卽位不書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言及以尊及卑也凡人通言及

可言公及人

人小國大夫盟會之稱莒國君尊不敵公其臣更微貴賤相懸故無疑

下之美內尊外卑臣子所樂道者

不可言公及大夫

据處父仇大夫謂大國大夫尊同小國之君與

公尊近相嫌春秋決嫌故去氏使同小國大夫與稱莒人等
則不嫌也明堂位諸侯之位尊卑近者異面異者同面禮異
姓同車同姓不同
車皆以明嫌也

螟 劉子云時鄭伯以郕歸
我將易許田有貪利心

冬十有二月無佻卒 公羊此展無駭也與左傳同不
日者因不氏起俠時此蓋貶之

無佻之名 據左氏以無駭爲司空且帥師則非微者以
爲入極貶則卒當氏不應終身貶與輩同 未有

聞焉 不得其尊卑名氏之故師說舊無傳言聞者明說皆有
傳否則不敢以己見質言以此無聞起餘皆有聞也

或曰 此以無駭爲 隱不爵大夫也 傳說同公子強與入
未命同疆 極傳異以爲同所俠 **疏** 知

貶者前去氏已 或說曰 此說同 故貶之也 公羊何以不氏疾
明又不日也 公羊 始滅也故終其身

不氏据前帥師傳貶也稱將尊也不氏知貶也於卒焉貶者
滅同姓大惡諸侯名罪當死也前去氏貶在君名宛則所以
貶鄭伯是也此于卒焉貶其私罪輩 **疏** 左氏以此爲請族
之比也不日者傳惡也猶月明非微者 **疏** 氏展與公羊展無

核說同此又一說以明請族乃得氏之禮但此一見例不當推以說別經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桓王二言使按博士經說無下聘明文劉歆以攻

博士者也據以疑傳非也異義公羊天子不下聘今傳無此文矣

南疑其采氏氏姓也據天子大夫以采為氏不如諸侯大夫氏王

之季據王字也據天子大夫聘據與外問也使人問聘諸侯

人自相聘非正也所以尊天子也劉子云孔子曰夏德不亡

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

君子是以知周德之亡也又曰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

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

曰正色三而復者也

疏今文天子不下聘者許慎云公羊天子不下聘與此同也左氏雖無下聘

故三王術如循環

明文異義以左氏同爲古學當與周禮同實則非也漢師十四家博士說無異同左氏禮亦多同今學周禮晚出又多立異與今學相輔不足疑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謂春秋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時輅冕者通三統也樂用韶者備四代也尹更始云七廟据周禮則餘多夏殷禮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劉子云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震雷也

据震夷伯廟

電霆也

据在震下劉子云天所以有雷霆風雨霜雪霧露何欲以成歲潤萬物因

以見災異也震與霆皆霹靂也電謂電光也

庚辰大雨雪

劉子云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雪雷電未可以發也卽已發矣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

之異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育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公以弟桓幼攝而代立公子翬

見隱居攝已久勸之遂立隱不遂立輩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弑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雪是陽不開陰出涉危難危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弑之禍將成也公不寤不二年而弑

志疏數也

據雨不日此日志二異相連數見疏以起間八日數以言僅八日劉子云異有大小稀稠占有舒急

緩急聖人所

以決疑也

八日之閒

癸酉至庚辰得八日

再有大變

變異也雨本月志因二雨不應

連見遂成大異此非見日

陰陽錯行劉子云雷未可以出電

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

故謹而日之

也

據二日以謹再

疏此疏數例不言日月則不見其意故假與再取邑同

公書戊辰卽位以與喪至相起又如御廩災乙亥嘗類皆以日見意此與人事相同而日月異以見例者不同

志

據月以記時節

正也

月以記時明其緩急常變此不爲例者唐宋以下以爲日月不爲例此類

是也

俠卒不日者未命不日禮降大夫

俠者

据卒者宜有氏

所俠也

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

疏

此說爲二傳所佚知傳本詳事實姓氏之學亦

精

弗大夫者

据卒者大夫例宜氏之

隱不爵大夫也

公羊作吾大夫之未命者按徐君卒

大夫皆氏惟隱再見不氏者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

据以爲大夫當請命于天子不大夫之則不應

卒卒之

曰者經意如此非事實由是已命不即位不有正月推之

不成爲君也

不成謂攝也隱自以

爲攝君不自君則臣亦不得臣故以未命言之

疏

所謂未命不氏者也未命不卒此卒起所執大夫事非未命以成公

志也隱不自正其臣從之所謂以臣從君

夏城郎

郎邑也夏城不時議之也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也可城則不書雖修舊不時則議傳文偶未備耳

秋七月

無事焉何以書

据元年正月無事以不起即位此無事言月不遺時也

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必四時具故不遺時必書首月以記時變僖歷一時首月言不雨餘月不言是也於此乃發傳者疑而後與之平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也于後又補傳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宋邑也會于防謀取防也

會者外爲主焉爾

左傳不與謀曰會與謀卽主謀言會則所會者爲主故齊晉會皆曰會不日及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前已城此猶同名疏據者非舊制不以邑許之

傳鄭二伯也敘在齊下者經以鄭爲方伯也傳有黜陟經不能如此故終春秋以鄭爲方伯也在喪不稱子又與方伯異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劉子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

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眾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也

疏

上下有公是公在師也公在而曰翬不臣也師中知翬而不知公起翬有無君之心疆將爲

弑也濟人鄭人者奔侯鄭伯也何以不言侯伯也貶也何爲貶之以羣貶也貶羣不可以不貶其同會也貶則如微者避公在師之辭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內地地理志濟南有菅

內不言戰

據外戰而後舉敗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敗外不言戰是也

戰是也夷狄相敗者大夷尊厭小夷楚敗徐是也

舉其大者也

戰以求敗敗功大于戰不言戰舉大而略

小言若真敗之不須戰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郕防宋邑此後爲魯

取邑不日

據取闕不日取邑小事滅中國乃日

此其日何也

或郕有國辭或以見疏數不正

其乘敗人而深爲利

春秋惡人乘危緩急時有乘人之危貪利忘義蔡潰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明正也又不伐喪又日不正其乘敗人之績皆惡取乘危

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再日再取

與紀
災同

秋宋人衛人入鄭

舉入爲重不言侵伐戰敗圍矣見者不復見也

歸

報前役三國伐鄭何以不敘從伐之

國舉二國爲重以外可省此春秋隱見例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時三國伐載劉子云鄭滅載

不正其因人之力

公羊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而易取之

時三國伐載鄭伯自

謂于三國有難將救之載人信之因滅載春秋惡其詭詐託義兵以取人國不曰滅而曰取明因救滅之言取以起其實

故主其事也

主事謂書鄭伯伐取時三國皆有所取惡其詐使鄭主其事專蒙滅國之罪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已滅矣此取之衛也初入不日此何以日非齊鄭取之內取之也

內取則曷爲日外惡事也何以知我滅以郕後爲我邑也衛初取郕衛與鄭有隙而和于我故取郕以報衛求喜于內也

入者

据取之衛人當言取取邑易辭也

內弗受也

以滅國日入据前狄不日罪加之

矣何猶 惡入者也 惡內兼惡齊鄭以前入 據前已入國也
日之 非滅至此乃滅之辭 成 此當爲遣
據日仍科以滅國之罪也 衛初取不能有內同姓宜救之因
人之力取而自有鄰自是乃真亡矣 故初入不日此再取乃
日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以滕先薛者尊同姓也稱侯者本爵也此稱侯下稱子稱伯者春秋

制名之稱也春秋決嫌明疑不使尊卑相混故首定名稱爲其
文微難見故立意懸絕不使相嫌不拘舊封不守周制一惟春
秋之制而已周制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是也魯齊燕宋杞舊
封皆公同有二伯王後之制而春秋制法爵惟見公侯二等不
見伯子男王臣王後稱公方伯稱侯此一定之制也至于卒正
皆百里國依爵皆稱侯內之諸侯薛侯紀侯外之邢侯隨侯是
也而通稱則惟以伯子男見不稱侯蓋一州三百里之國八
州共得二百四十侯兩春秋錄大略小故凡見經者皆百里之
國不能下及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而上舍百里亦已明矣春秋
二王後稱公方伯稱侯小國稱伯宋王後稱公而黜杞爲伯以
殿小國之末齊本公以非內伯改侯以辟內臣魯本公稱侯以
爲方伯故春秋之爵祿與周初全不合春秋尊卑因各以立不

如此不能明也後世譜帙名號之書皆緣飾春秋立義至以爲周舊爵本如是是循末忘本以杞證之其疑自破矣春秋立義小國用見卒正之義卒正皆百里國而不能與方伯同苟或改稱伯稱子稱男則其本爵無故奪之且不見百里之制故稱侯以明本爵以起下稱子稱伯之爲以子以字而非貶而以爵稱以起本爲侯爵春秋正名辭窮相避以成方伯之尊也惟其非定稱故非卒正亦可言伯鄭伯單伯是也方伯亦可言伯秦伯鄭伯是也不相疑者以秦鄭鄆單之尊卑不嫌也非卒正亦可言子楚子吳子是也不相別者以小邾與楚吳之貴賤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則同號專爲此子伯發例此品類過繁不能碎折立其名號又其有定之中又復無定如方伯而稱伯子以入七等故惟特別有起文以明其尊卑貴賤而此之稱則可以假借通用以此明所見于伯皆非爵也男惟二見許外卒正稱男以別于內卒正亦非爵稱也不稱伯子稱男者其方伯稱伯故其卒正稱男不稱伯以界鄭伯曹不言子獨見無所起故稱男以謙內加等之例推之爲伯矣宿男不卒則男不見可知此以書卒見不卒書男見不言男所謂以所見起不見也以爵言之則子伯貴于男以春秋言之則男貴于子伯男猶爵而子伯乃等之卑稱耳春秋所序諸侯大國三而一公二侯侯卽爲方伯之爵方伯八而四侯二子二伯而子伯卽爲卒正之稱六卒正

而三子二伯一子伯並見而子伯卽爲方伯之稱以此別有起
又故貴賤不嫌也吳楚之子不如五等之男故曰子卑稱也齊
晉不同稱公以非內三公也鄭秦不稱侯以爲王畿諸侯一主
東一主西也莒不稱伯實夷也邾不稱伯初進也滕不稱伯狄
之也就其本言之則當云齊公晉公宋公陳侯蔡侯衛侯鄭侯
許伯莒伯邾伯滕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不如是者不能也文不
能而實如是者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必知其常然後知變既
窮其變則仍守其常觀其常變之故與夫文實之端則信乎春
秋爲與王之制進退褒疏班氏云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故五年
貶非復時王爵祿矣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
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攷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伯大明黜陟是朝有進
退爵秩之禮春秋諸侯不朝天子而政在大國猶相朝因此以
託王法滕薛來稱侯本爵也邾牟葛來稱人明得退也因其朝
以明黜陟孟子曰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伏生說諸侯朝天子
無過行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
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傳曰攷禮一德明亦有述職攷
功之事方伯得進退屬國故大國爵有定小國爵無定外小國
有定內屬無定內從升降之也侯者尊之不嫌同公者侯爲五

等通稱傳曰諸侯是也內尊君曰公故不嫌外從小國

義家塾叢書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無事謂無喪葬朝守之事

攷禮修

德

攷禮修德之文見大戴禮朝事篇天下無事謂六年遠近畢朝之年然後使諸侯相朝也

所以尊天子

也

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班氏云諸侯相朝者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

無事法度無所變更所以攷禮

疏言小國統朝于方伯又朝

于二伯也二伯天子內臣朝二伯即朝天子方伯二伯所屬

朝二伯亦以尊天子也春秋公朝京師言如于齊晉亦言如

明方伯朝二伯與京師同也宋亦大國不言如王者後爵尊

不任事不如二伯相統制也曹莒滕邾薛杞小邦與紀于魯

言朝者魯方伯所屬當朝也會盟小國但序魯屬者王制曰

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二老左傳伯合諸侯則侯

牧帥伯子男以會于伯是春秋內魯小國獨言魯屬也凡內

不與魯屬無所統也序而內不在有所避也言內屬以起內

在也楚夷狄亦言如者痛其禍不能奪其實也

諸侯來朝時

王議無方伯故內無朝事外不通諸侯此也

正也

朝禮常事故時

犗言

據言穀伯綏鄧侯無離來朝

同時也

同時一去一來累犗言使爲二事

數

據言滕侯薛侯來朝也

皆至也

同至言來使爲一事滕薛皆近魯之國

疏

知近魯爲卒正者地理志

沛郡公邱下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世爲齊所滅魯國薛下云夏車正奚仲所封國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入鄆辟內此目內者許遠鄆近鄆同姓許異姓也月者謹之起

滅其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滅許也許與鄭爲近春秋初以爲鄭之卒正魯湯沐之

田近許故下繫許謂之許田湯沐皆天子闡田許乃封國與許有別許稱男託號也鄭方號伯故許不可稱子伯詞窮故以男稱鄭以伯爲方伯許以男先曹也許在鄭後以顯屬鄭且以界鄭曹明方伯屬國之分內不言入言入則滅也言及從內及之也日入許**疏**許田爲魯食邑王制方伯湯沐邑如天子元士蓋中國也**疏**不能五十里之國也魯全食之許乃百里與闡田有別也事詳左傳下
許叔入許許更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疏

魯世家十一年冬公子翬諂公謂曰百姓便君若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

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翬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于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其圖之請爲殺隱公子允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圖館于蒍氏翬使人弑公而立子允

公薨不地

據公薨皆地夫人乃不地

故也

據閔不地故非正卒謂弑

隱之不忍地也

諱

也傳諱莫如深深則隱諱之深無所見故不地

其不言葬何也

據桓公言葬

君弑賊不討

不書葬

賊者罪人君弑其臣子能討賊則經紀其葬不討賊則賊或繼立或居位是通國皆賊無復收藏之人也

以罪下也

下謂臣子葬桓王傳曰舉下也葬臣子事不葬是無臣子也不葬是後君與弑也

隱十年

無正

據十一年惟元年有正月也

隱不自正也

隱自以非父命有讓志故于元年去卽位十年無正

以成其志

元年有正

元年無正定不當立春秋去十所以正

因正其義

元年有正

元年無正定不當立春秋去十所以正

隱也。劉子云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隱既得天倫之正復有君子讓也。元年有正所以張大法黜邪命以朝廷之正義絕閭門之私恩所補疏。隱公十一年合周兩十一篇齊詩一篇以治惠公也。補疏一篇小正後半三京三箇十一篇。

華陽林思進覆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終

渭南嚴式誨對